

中国古典小说研究资料丛书

豆棚闲话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国古典小说研究资料丛书

豆棚闲话

〔清〕艾衲居士 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 字数 99,000

1983年3月第1版 1983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62,000

统一书号: 10186·383 定价(七): 0.49元

《中国古典小说研究资料丛书》编辑说明

在我们伟大祖国光辉灿烂的文学遗产中，小说是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上古时代的神话传说，是小说的起源。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小说已成为一种重要的体裁。唐代以后，小说的发展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以唐传奇为代表的文言短篇小说，二是宋明以来的白话小说，即话本、拟话本、平话及由之演变而来的章回体小说。这些小说，一般能够比较具体地反映当时社会面貌，揭示当时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表达各阶层群众各种不同的思想和要求，是我们研究古代社会弥足珍贵的材料。

我们编辑出版《中国古典小说研究资料丛书》，主要是为了给古典文学研究者、戏曲工作者以及大中学校教师提供研究古典小说的资料。由于时代和作者思想的局限，在这些作品里，有些存在浓厚的封建说教和迷信色彩，甚至有较多的黄色淫秽的描写，有些于文字和体裁方面，都还显得粗糙和浅率。希望读者加以分析研究，以便吸取民主性的精华，剔除封建性的糟粕。

除了一些已经广为流传的著名古典小说外，这套丛书将选择地出版一些有参考价值的

我国古典小说，尽量采用较善的旧本或钞本，一般均作必要的校勘，并加新式标点；有些情况比较特殊的品种，还将加以简明的注释。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七月

出版说明

《豆棚闲话》十二则，题「圣水艾衲居士编」。

艾衲居士，生平不详。杭州西湖旧名明圣湖，又今杭州慈圣院有吕公池，宋乾道年间，有高僧能取池水咒之以施，病者取饮立愈，号圣水池。如果艾衲居士所题圣水即指此，那么他可能是杭州人。从书中所写历史事件、社会状况以及对清朝的称呼等几方面看，作者当生活于明末清初。胡士莹在《话本小说概论·清人编刊的拟话本集叙录》中说此书「或云为范希哲作」。范希哲，清初钱塘人，与李渔友善，作有传奇八种，所题均用化名。他的生活时代、籍贯、喜用化名的习惯，均与《豆棚闲话》的作者类似，惜无实据，难下定论。

由于本书作者是明末遗民，他目睹明末黑暗状况，心中每多愤激之情，著而为书，故书中有不少篇幅揭露了明末吏治腐败、世风日下、人情浇薄的现象；鞭撻了无赖帮闲庸俗无聊、趋炎附势的丑恶面目；有的篇章抨击和讽刺了投靠清政府的明末士大夫、文人，批判了对佛老的迷信思想；此外，对明末官逼民反的社会现实也时有触及，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豆棚闲话》在话本小说中别具一格。它不象大多数话本集，每一则互不相关，基本由一个故事、一个中心人物贯穿到底，而是充分扩大了话本的「入话」，一般由一组故事（二至三个）作

为「入话」，互相衬托，然后才说到正话。尤其别开生面的是每则均以在豆棚中说闲话开始，然后回到豆棚作为结束，又往往从有关豆的谈话内容生发开去，引出一个个耐人寻味的故事，谈今论古，纵横挥发。这种体制在话本小说中是绝无仅有的，它颇有些类似西方小说《一千零一夜》和《十日谈》的写法。全书语言清新酣畅，而又颇多讽刺笔调，并大量使用方言俗语，善作翻案文章，诙谐有趣，足以解颐。

明末清初的拟话本集，大多着力于对世人的训戒和惩劝，《豆棚闲话》亦未能脱俗。书中始终贯彻着对封建礼教的赞美，对妇女的轻视，并宣扬宿命论思想，个别篇章还攻击当时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这些糟粕是我们在阅读中必须认真甄别并加以批判的。

《豆棚闲话》的版本很多，最早的是康熙年间的写刻本，题「圣水艾衲居士编」、「鸳湖紫髯狂客评」，前有天空啸鹤叙，稍后有乾隆四十六年书业堂刊本，题「圣水艾衲居士原本」、「吴门百懒道人重订」。一九三五年，上海杂志公司曾依翰海楼本排印。这次我们就以上海杂志公司排印本作底本，改正了一些错字，加上新式标点出版。原书每则后均有紫髯狂客总评，多封建说教，价值不大，故将其删去。原书第十二则有「天地初分图」、「天清地宁图」各一幅，与正文关系不大，也已删去。特此说明。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六月

豆棚闲话叙

有艾衲先生者，当今之韵人，在古曰狂士。七步八叉，真擅万身之才，一短二长，妙通三耳之智。一时咸呼为惊座，处众洵可为脱囊。乃者侨鹤弥矜，懒龙好戏。卖不去一肚诗云子曰，无妨别显神通，算将来许多社弟盟兄，何苦随人鬼浑。况这猢猻队子，断难寻别弄之蛇；兼之狼狽生涯，岂还待守株之兔。收燕苓鸡壅于药裹，化嘻笑怒骂为文章。莽将廿一史掀翻，另数芝麻账目；学说十八尊因果，寻思橄榄甜头。那趟旧闻，便李代桃僵，不声冤屈；倒颠成案，虽董帽薛戴，好象生成。止因苏学士满腹不平，惹得东方生长嘴发讪。看他解铃妙手，真会虎背上觔斗一番；比之穿缕精心，可通蚁鬓边连环九曲。忽啼忽笑，发深省处，胜海上人医病仙方；曰是曰非，当下凛然，似竹林里说法说偈。假使鼯呼宰我，正当谗浪，那思饭后伸腰，便是不笑阎罗，偶凑机缘，也向人前抚掌。迟迟昼永，真可下泉酺三升；习习风生，直得消雨茶一盞。谓余不信，请展斯编。

天空啸鹤漫题

豆棚闲话目次

第一则	介之推火封妒妇	一
第二则	范少伯水葬西施	一二
第三则	朝奉郎挥金倡霸	二三
第四则	藩伯子散宅兴家	三六
第五则	小乞儿真心孝义	四七
第六则	大和尚假意超升	五八
第七则	首阳山叔齐变节	六九
第八则	空青石蔚子开盲	八二
第九则	渔阳道刘健儿试马	九四
第十则	虎丘山贾清客联盟	一〇七
第十一则	党都司死梟生首	一二三
第十二则	陈斋长论地谈天	一三六

豆棚闲话

艾衲云：吾乡先辈诗人徐菊潭，有《豆棚吟》一册，其所咏古风律绝诸篇，俱宇宙古今奇情快事，久矣脍炙人口。惜乎人遐世远，湮没无传。至今高人韵士，每到秋风豆熟之际，诵其一二联句，令人神往。余不嗜作诗，乃检遗事可堪解颐者，偶列数则，以补豆棚之意，仍以菊潭诗一首弁之。诗曰：

闲着西边一草堂，热天无地可乘凉。池塘六月由来浅，林木三年未得长。
栽得豆苗堪作荫，胜于亭榭又生香。晚风约有溪南叟，剧对蝉声话夕阳。

第一则 介之推火封妒妇

江南地土洼下，虽属卑湿，一交四月，便值黄霉节气。五月六月，就是三伏炎天。酷日当空，无论行道之人，汗流浹背，头额焦枯。即在家住的，也吼得气喘，无处存着。上等除了富室大家，凉亭水阁，摇扇乘凉，安闲自在。次等便是山僧野叟，散发披襟，逍遥于长松荫树之下，方

可过得。那些中等小家，无计布摆。只得二月中旬，觅得几株羊眼豆秧，种在屋前屋后，闲空地边。或拿几株木头，几根竹竿，搭个棚子，搓些草索，周围结彩的相似。不半月间，那豆藤在地上长将起来。弯弯曲曲，依傍竹木，随着棚子，牵缠满了。却比造的凉亭，反透气凉快。那些人家，或老或少，或男或女，或拿根凳子，或掇张椅子，或铺条凉席，随高逐低，坐在下面，摇着扇子，乘着风凉。乡老们有说朝报的，有说新闻的，有说故事的。除了这些，男人便说人家内眷，某老娘贤，某大娘妒。大分说贤的少，说妒的多。那女人便说人家丈夫，某官人好，某汉子不好。大分爱丈夫的少，妒丈夫的多。可见妒之一字，男男女女，日日在口里提起，心里转动。如今我也不说别的，就把妒字，说个畅快，到也不负这个搭豆棚的意思，你们且安心听着。

当日有几个少年朋友，同着几个老成的人，也坐在豆棚之下。右手拿着一把扇子，左手拿着不知甚么闲书，看到闹热所在，有一首五言四句的诗，忽然把扇子在凳上一拍，叫将起来。便道：「说得太过，说得太过。」那老成人便立起身子道：「却是为何？」那少年便把书递与他，一手指道：「他如何说：

青竹蛇儿口，黄蜂尾上针。

两般犹未毒，最毒妇人心。

做诗的人，想是受了妇人闲气，故意说得这样利害。难道妇人的心，比这二种恶物还毒些不

成？」那老成人便接口说道：「你们后生小伙子不曾经受，从不曾出门看见几处，又不曾逢人说几个，如何肯信？即在下今年已及五旬年纪，宁可做个鳏夫，不敢娶个婆子。实实在江湖上看见许多，人头上说将来，又听得许多。一处有一处的利害，一人有一人的狠毒，我也说不得许多。曾有一个好事的人，把古来的妒妇心肠，并近日闻见的妒妇实迹，备悉纂成一册《妒鉴》，刻了书本，四处流传。初意不过要这些男子看在眼里，也好防备一番。又要女人看在眼里，也好惩罚一番。男男女女，好过日子。这个功德，却比唐僧往西天取来的圣经还增十分好处。那晓得妇人一经看过，反道妒之一字，从古流传，应该有的。竟把那《妒鉴》上事迹，看得平平常常。各人另要搜寻出一番意见，做得新新奇奇。又要那人在正本《妒鉴》之后，刻一本补遗二集三集，乃在妇道中称个表表豪杰，才畅快他的意思哩。」又有一个老成人接口道：「这《妒鉴》上有的，却是现在结局的事，何足为奇？还有妒到千年万载，做了鬼，成了神，才是希罕的事。」那少年听见两个老成人说得觔觔节节，就拱着手说道：「请教，请教。」那老成人说道：「这段书长着哩。你们须烹几大壶极好的松萝芥片，上细的龙井芽茶，再添上几大盘精致细料的点心，才与你们说哩。」那少年们道：「不难不难，都是有的。只要说得真实，不要骗了点心茶吃，随口说些谎话，哄弄我们。我们虽是年幼，不曾读书，也要质证他人，方肯信哩。」

那老成人不慌不忙，就把扇子摺拢了，放在凳角头，立起身来，说道：「某年某月，我同几个

伙计贩了药材，前往山东发卖。骑着驴子，随了车驼，一程走到济南府章丘县临济镇之南，数里间，遇着一条大河。只见两边船只牲口，你来我往，你往我来，稠稠密密，都不在心上。见有许多妇人，或有过去的，或有过来的。那丑头怪脑的，随他往来，得个平安。凡有一二分姿色的到彼处，却不敢便就过去。一到那边，都把两鬓蓬蓬松松，扯将下来，将几根乱草插在髻上，又把破旧衣服换在身上，打扮得十分不象样子，方敢走到河边过渡。临上船时，还将地上的浮土灰泥，搽抹几把，才放心走上船，得个平平安安渡过河去。若是略象模样妇人，不肯毁容易服，渡到大河中间，风波陡作，卷起那腌腌臢臢的浪头，直进船内，把货物泼湿，衣服秽污。或有时把那妇人随风卷入水内，连人影也不见了。你道甚么妖魔鬼怪，在彼作如此的凶险恶孽？我悄悄在那左近饭店，轻轻访问。那里人都要过渡，惧怕他的，不敢明白显易说出他的来头。只有一个老人家，在那里处蒙馆的说道：这个神道其来久矣。在唐时有个人做一篇《述异记》，说道此河名叫妒妇津，乃是晋时朝代大始年号中，一人姓刘名伯玉，有妻段氏，名明光，其性妒忌。伯玉偶然饮了几杯饿酒，不知不觉在段氏面前，诵了曹子建的《洛神赋》几句，赋曰：

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颻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之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之出渌波。秣纤得中，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约素。延颈秀项，皓质呈露。芳泽无加，铅华不御。云髻峨峨，

修眉联娟。丹唇外朗，皓齿内鲜。明眸善睐，辅靥承权。瓊姿艳逸，仪静体闲。柔情绰态，媚于语言。奇服旷世，骨象应图。披罗衣之璀璨兮，珥瑶碧之华琚。戴金碧之首饰，缀明珠以耀躯。践远游之文履，曳雾绡之轻裾。微幽兰之芳馥兮，步踟蹰于山隅。

读至此，不觉把案上一拍，失口说道：『我生平若娶得这个标致妇人，由你泼天的功名富贵都不愿了，吾一生心满意足矣。』此亦是醉后无心，说这两句放肆的闲话。那知段氏就心中顿然火发，口中发出话来道：『君何说着水神的面目标致，看得十二分尊重，就当面把我奚落得不成人中的地位。若说水神的好处，我死何愁不为水神。』不曾说完，一溜烟走出门来。那丈夫亦料无别事，不在心上。那知段氏就在河滨做个鹞子翻身之势，望着深处从空一跳，就从下边沉下去了。伯玉慌得魂不附体，放声大哭。急急唤人打捞，到底没有踪影。整整哭了七日，喉干嗓咽，一交跌倒，朦胧晕去。看见段氏从水面上走近前来，说道：『君家所喜水神，吾今得为神矣。君须过此，吾将邀子为偕老焉。』言未毕口，段氏即将手把伯玉衣袂一扯，似欲同入水状。伯玉惊得魂飞天外，猛力一进，忽然苏醒，不觉乃是南柯一梦。伯玉勉强独自回家。诂料段氏阴魂不散，日日在津口，忽时有声，忽时现形，只要伺候丈夫过津，希遂前约。不料伯玉心馁，终身不渡此津。故后来凡有美色妇人渡此津者，皆改装易貌，然后得济。不然就要兴风作浪，行到河水中间，便遭不测之虞了。』

那些后生道：「这段氏好没分晓，只该妒着自己丈夫，如何连别的女人也妒了。」又有个老者道：「这个学究说的，乃是做了鬼还妒的事。适才说成了神还妒的事，却在那里？」内中一个老者道：「待我来说明白。妒妇津天下却有两处，这山东的看来也只平常，如今说的才是利害哩。」那后生辈听见此说，一个个都站将起来，神情错愕，问道：「这个却在何处？」

老者道：「这个在山东对门，山西晋地太原府绵县地方。行到彼处，未及十里，路上人娓娓说长说短，都是这津头的旧事，我却不信。看看行到津口，也有许多过往妇人，妆村扮丑，亦如山东的光景，也不足异。直到那大树林下，露出一个半大的庙宇。我跳下牲口，把缰绳鞭子，递与驴夫，把衣袖扯将下来，整顿了一番。依着照墙背后，转到甬道上去。抬头一看，也就把我唬了一惊。只见两个螭头，直冲霄汉，四围鹰爪，高接云烟。八宝妆成鸳鸯瓦脊，耀得眼花；浑金铸就饕餮门环，闪人心怕。左边立的朱髭赤发火轮火马，人都猜道祝融部下神兵；右边站的青面獠牙，皂盖玄旗，我却认做瘟疫司中牙将。中间坐着一个碧眼高颧，紫色伧兜面孔，张着簸箕大的红嘴，乃是个半老妇人。手持焦木短棍，恶狠狠横踞在上。旁边立着一个短小身材，伧倭苦楚形状的男人，朝着左侧神厨角里，却是为何？正待要问，那驴夫摇手道：『莫要开言，走罢，走罢。』只得上驴行路。走了五六里，悄问再三。驴夫方说：这个娘娘，叫做石尤奶奶。旁边汉子，叫做介之推。直是秦汉以前列国分争时节，此乃晋国人物。只因晋献公宠爱一个妒妇骊

姬，害了太子申生，又要害次子重耳。重耳无计摆布，只得奔逃外国求生。介之推乃是上大夫介立之子，年纪甫及二十，才娶一妻，也是上大夫石吁之女，名唤石尤。两个原生得风流标致，过得似水如鱼，真个才子佳人，天生一对，盖世无双的了。却为重耳猝然遭变，立刻起程。之推是东宫侍卫之臣，义不容缓，所以奋不顾身，一轡头随他走了，不曾回家说得明白。就是路中要央个熟识寄信回时，那重耳是晋国公子，随行有五人，一个是魏犢，一个是狐偃，一个是颠颉，一个是赵衰，这个就是之推了，急切里一时逃走，恐怕漏了消息，骊姬知道，唆聿献公，登时兴兵发马，随后追赶，不当稳便。都是改头换面，襁褓褻褻，夜住晓行，甚是苦楚。石氏在家，那晓得这段情节。只说正在恩爱之间，如何这冤家魃地抛闪。想是有了外遇，顿然把我丢弃。叫天抢地，忿恨一回，痛哭一回，咒咀一回，痴想一回。恨不得从半空中将之推一把头发揪在跟前，生生的咬嚼下肚，方得快心遂意。不料一日一日，一年一年，胸中渐渐长起一块，刀砍不开，斧打不碎，坚凝如石一般，叫做妒块。俗语说女傍有石，石畔无皮，病入膏肓，再销熔不得的了。

「那知之推乃是个忠诚苦节之臣。随了重耳，四远八方，艰难险阻，无不尝遍。一日逃到深山，七日不得火食。重耳一病几危，随行者虽有五人，独有之推将股上肉割将下来，煎汤进与重耳食之，救得性命。不觉荏苒苒，过了一十九年，重耳方得归国，立为文公，兴起霸来。后来那四个从龙的侍卫之臣，都补了大官，受了厚禄。独之推一人，当日身虽随着文公周行，那依恋

妻子的心肠，端然如旧。一返故国，便到家中访问原妻石氏下落。十余年前，早已搬在绵竹山中去了，之推即往山中探访消息。石氏方在家把泥塑一个丈夫，朝夕打骂不已。忽然相见，两个颜色俱苍，却不认得。细说因由，方才厮认。忽便震天动地，哭将起来。之推把前情说了一番，那石氏便骂道：『负心逆贼，闪我多年，故把假言掩饰。』只是不信。少不得妇人家的旧规，手挝口咬，头撞脚踢了一回。弄得之推好象败阵伤亡，垂头丧气，一言也不敢发。只指望待他气过，温存几时，依旧要出山做官受职去的。那知石氏心毒得紧，原在家中，整治得一条红绵九股套索在衣箱内，取将出来，把之推扣颈缚住，顷刻不离，一毫展动不得，说道：『我也不愿金紫富贵，流浪天涯。只愿在家，两两相对，齏盐苦守。还要补完我十九年的风流趣兴，由那一班命运大的，做官罢了。』之推既被拘系，上不能具疏奏闻朝廷，下不能写书邀人劝解。在晋文公也不知之推在于何处。到是同难五人中一人，不见之推出山，朝廷又不问他下落，私心十分想念，不肯甘心，造下一首四言鄙俚之句，贴于宫门，暗暗打动文公意思。诗曰：

有龙矫矫，顿失其所。五蛇从之，周流天下。

龙饥乏食，一蛇刳股。龙返于渊，安其壤土。

四蛇入穴，皆有所处。一蛇无穴，号于中野。

「一时间宫门传诵，奏闻文公。文公惶愧不已，遂唤魏犢遍访之推下落。之推身已被系，安得

出来？魏犇是个武夫，那里耐烦终日各处搜求。况且绵竹之山，七八百里开阔，实难踪迹。只得四下里放起火来，或者烧得急了，奔将出来，一时寻着也未可知。此时乃是初春天气，山上草木，尚是干枯，顺着风势，教人举火。一霎时漫天漫地，卷将起来。那知之推看见四下火起，心知魏犇访求踪迹，争奈做了个藤缠螃蟹，草缚团鱼，一时出头不得。即使遇着魏犇，磨灭得不成冠裳中人体面，一时忿恨在心，不如速死为快。因而乘着石氏睡熟，也就放一把无情火来。那火却也利害，起初不过微烟袅袅，搅着石罅亮光，在山间住久的，还不觉得。未几火势透上树枝，惹着松油柏节，因风煽火，火炽风狂，从空舒卷，就地乱滚将来。一霎时百道金蛇，昂头摆尾；千群赤马，纵鬣长嘶。四壁厢跼跼叭叭之声，胜似元宵爆竹；半天里腾腾闪闪之焰，不减三月咸阳。逃出来的狐狸，跳不动的麀鹿，都成肉烂皮焦；叫不响的鸦鹰，飞不动的鸾鹤，尽是毛摧羽烁。此时石氏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奔前不能，退后不得。渐渐四下紧逼将来，只得把之推一把抱定，说道：『此后再不妒了。』却也悔之晚矣。那知石氏见火势逼近，绝不着忙，只顾与之推相抱相偎，毫无退悔。故此火势虽狂，介子夫妻，到底安然不动。略不多时，之推与石氏俱成灰烬。

「后魏犇搜山，看见两个烧死尸骸，方晓得之推夫妇已自尽了。正要收取骸骨，中间尚有一堆余火未熄。魏犇仔细上前看时，却又不青不红，不紫不绿，一团鬼火相似，真也奇异。忙教左